



CC眼中的「阿Sir」

馮應謙

李金銓教授榮休紀念

馮應謙是CC在明尼蘇達州大學的碩士和博士學生。在美國，CC教識他什麼是傳媒的政經研究，現在他才可以用政治經濟學去研究遊戲、動漫、音樂和其他流行文化。

CC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直接稱呼我為「阿Sir」，也許在1996年，我跟他回到母校中文大學做研究時，偶爾聽到同學給我的稱號。多年來，他用他響遏行雲的聲線，又略帶一點跟CC平日講學穩重的姿態不一樣的嗤笑口吻，在遠處叫我「阿Sir」的時候，除了羞得臉紅之外，不其然有一種溫暖的感覺湧在心頭。這種心情足以總結了我跟CC的關係。

CC作為老師，而且是一個被學者尊崇的大師，我當然有一種怯怯羞羞之感。做學生的，尤其做CC的學生，都自知未有達到CC的標準。記得當年每次我在他面前，他每句每字修改我的論文的時候，極沉著冷靜的人也理虧心虛。然而，我也知道，在我面前也是個非常溫柔敦厚的老師，不管我有多錯，他最後也平心靜氣，以和藹關切的態度賜我金玉良言。就猶如爸爸跟孩子說話一樣，有威嚴、又有說服力，當中更感受到殷切關懷。

CC和我的關係就是這樣成長的。什麼時候開始，我記憶中第一次感到受「照顧」的感覺是，CC邀請了幾個他的學生，在一個下雪的日子到他



CC參加中大國際會議。

的家中吃飯。嚴寒的明尼蘇達本身都給人枕冷衾寒之感，一個留學生在美國，在老師家中進餐，心中頓然湧上一份暖流。我只記得CC家中牆壁都是從社會學到傳播學的經典，其餘的都十分模糊。我只記得CC太太對每一位學生的祝福和問候。當時我想，將來有機會做老師的話，我首先要學習CC和他太太對學生的呵護和關懷。我一直都不善於表達對恩師和師母的眷顧，也總是在CC面前耍笑。

或許，我一直給人的印象都是比較直率、調皮，一直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心情，每次聽到「阿Sir」，只好低頭傻笑，其實我想起和CC的關係時，心中都有《遊子吟》的一句話，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」。簡單一句，CC對我的恩情，怎樣也回報不完。在CC退休之時，我也希望CC知道「阿Sir」心中的想法。